

推理 偵探

警探雷鸣

系列小说

翼浦 著

难兄难妹

JING TAN LEI MING
NAN XIONG NAN MEI

推理侦探

雷鸣探警

系列小说



翼浦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难兄难妹

JING TAN LEI MING
NAN XIONG NAN MEI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难兄难妹 / 陈翼浦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2.1

(警探雷鸣推理侦探系列小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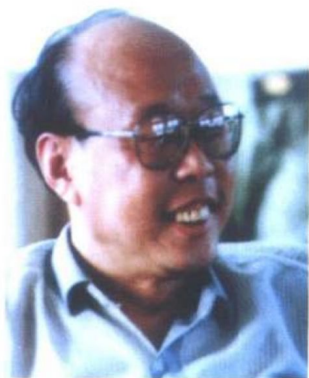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59-3978-5

I. 难... II. 难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9430 号

书 名	难兄难妹——警探雷鸣推理侦探系列小说
作 者	陈翼浦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 烁 赵小贤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瑞兴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01 千字
印 张	9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0 册
书 号	ISBN 7 - 5059 - 3978 - 5/I · 3086
定 价	16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翼浦，本名陈翼浦。

1940年降生于北京。

1953年毕业于北京市
宣武区中心小学。

1959年毕业于北京市
第十五中学。

1963年毕业于北京师
范学院中文系。

1970年开始致力于逻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，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、逻辑学教研室主任，有《形式逻辑》等学术专著多部。

1993 年开始致力于侦探、推理小说的创作，《警探雷鸣》系列小说为其代表作，其作品曾多次获奖。

目 录

1	隐私作家
20	追梦人
49	糊涂的爱
67	难兄难妹
96	西归的孔雀
117	天伦之误

—

我第一次见到云香是在四年前的初夏，那时她正躺在民康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，头上裹着白纱布，纱布外面洒着猩红的血色。

我是应她的报案而来，报案者是她的男友。

祸事，发生在前一天的晚上，他和她的男友到亚运村的康乐宫去度周末，直玩到十点多钟。当时，正在下着瓢泼大雨，雷声隆隆，闪电大作，很是恐怖。云香住在崇文门外，男友住在京西蓝靛厂，一个东南，一个西北，正处于京城对角线的两端，怎么办？男友给她叫住一辆“夏利”，送她上车，算是完成了保护的使命。

云香很不满足，在这样令人心惊毛竖的时刻，她多么需要陪伴呀，可是他却全然不觉。极度颓唐而又疲惫不堪的她想安静一下，便闭上了两眼，于不知不觉之中进入昏睡状态。

说来也巧，那个“夏利”的司机不是好“鸟儿”，他从反光镜里窥视到后排这位睡态迷人的艳丽小姐，动了邪心。暴雨浇淋下的“夏利”离开彻亮的通衢，驶进了路边的密林。

昏睡着的云香发现情况异常已是为时过晚，一双铁钳般的手正掐在她的脖子上。面对暴力的袭击她并没有畏惧，她冷静地想到，必须留下点儿记号。于是，她猛地张开嘴死死咬住歹徒的嘴唇，两手拼力抓挠他的脸颊。

歹徒顿时全熄了欲火，恶狠狠地进行了报复，直打得她遍体鳞伤，而后把她抛在漆黑的密林里。

她在泥水中挣扎着，一寸一寸地爬向路边……

云香向我详细描绘了歹徒的外貌特征，还特别强调了给她歹徒嘴唇和脸上留下的“记号”。

回到队里，我立即拨通电话，请求各个出租汽车公司协助查找作案人。

云香给歹人留下的伤痕起到了关键作用，飞龙公司很快便提供了重大线索，他们那儿有个司机今天请了假，在家休息呢。据本人说，是昨天晚上走夜路，没留神，摔了个大跟斗，把脸和嘴唇都磕成了重伤。

我和几个队友驱车前往那个司机的家，只一追问，他便张口结舌，露了馅儿。手到擒来，没费吹灰之力。

大概是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吧，云香向我细述了她的隐私，告诉我，她的男友叫卢大勇。他俩原是北京同一所中学的学生，他在高中，她在初中，整差三年。两个人同在校技巧队，是双人技巧的搭档，她做“尖子”，他当“底座”。

本来，训练中的肉体接触都是合情合理的，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逐渐从中感受到了异性的刺激力量。从感情上说，卢大勇像个大哥哥，饮食寒暖，身体心绪，可谓关心备至，云香每每和他在一起心里都感到甜丝丝、热乎乎的。

卢大勇高中毕业以后，考进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读大

专，两年之后毕业分配到中建公司，成为一名技术员，终日奔波在建筑工地上。

遭此横祸之时，云香正在上大学一年级。

说起上大学，云香可是一百个不顺心。她一心想上新闻系，再学英、日两门外语，将来当个横跨东西方的“洲际”记者；实在不行，上个中文系，将来当个编辑、高级秘书也能凑合。谁想，眼高手底的她考分刚好趴在最低分数线的边缘，没办法，只能委屈自己服从上级的分配，被政治管理学院所录取。对她来说，这无异于落榜。学非所愿，本就无心念书她更是心不在焉，课不爱听，书不爱读，作业从来不做，整天心神浮荡，无所事事，想入非非。

精神的空虚促成了她对卢大勇的强烈渴望。旦夕之间，她便越出了两小无猜的天真境界，原本无心的接触，演变成了有意的引逗，她开始从卢大勇身上体味与异性接触的快感。

但是，两个人虽然经常相聚共处，感情的热度始终也没增加多少。云香本就情感脆弱，无味的生活令她更加急于渴求男性那种缠绵、细腻、幽深的温情，而卢大勇性格粗憨，只有燥火一样的灼热、公牛一样的鲁莽，他完全不懂得女孩儿，更不理解云香。

云香遭遇强暴之后，卢大勇闻讯赶到医院来探视，上下牙咬得咯咯作响，痛心疾首地发誓要为云香报仇雪恨。

云香没有理睬卢大勇的忏悔，只求他做一件事，赶快去找警察报案。

卢大勇总算为云香做了点儿什么，可她并没有宽恕他，以冷面相对，义正严辞地向他道出了“一刀两断”的绝情话。把卢大勇逐出病房之后，云香咬着牙，又大骂一

通禽兽不如的司机，最后，竟无所顾忌地冲我这个男人立下铮铮誓言：“男人都是混蛋、恶狼、伪君子，我绝不再理他们。”

此后不久，我接到云香的一个电话，除了致谢以外，还告诉我，她选定了一条得以快速出人头地的途径：搞创作，写小说。

二

我第二次见到云香是在去年的秋季书市上。

对春季、秋季这一年两度的书市，忙碌终日的我从来无暇顾及。那次，是为了寻找一本难得一见的业务用书而特意前往的，它是日本犯罪心理学家武村信义的《性染色体异常与犯罪》，听说书市上的书最全。

利用轮休日，我去了文化宫，转来转去，两个多小时过去，寻找了几十个摊位都毫无发现，我十分失望，很为浪费了这样多的宝贵时间而后悔。

正当我要“殆而欲出”之时，高架于空中的广播喇叭突然传出声音：“读者们请注意，第 201 号摊位的青春出版社正在出售如今最畅销的隐私小说《我的花裙子》，作者是当代走红的青年女作家云香，她已经来到现场，正在签名售书，欢迎各位前往。”

懈怠之意顷刻烟消云散，我正想见见久违了的云香呢。我对她的作品非但不了解，简直是根本没听说过，至于《我的花裙子》的“最畅销”，更是闻所未闻。我对此十分好奇，很想闹清怎么会在短短的三年之间她竟然成了“当代走红的青年女作家”。

云香果然风采超凡，她那签名的方式就与我平日所见

的大不相同。人家都是坐在一张桌子后面，低着头，默默地签。她却不停地穿行在读者群中间，主动去攀谈、签名。她干吗要这样？是为了表现自己对崇拜者的谦恭？望了一阵，我终于悟出妙处，原来，她所穿的正是一条光彩夺目的花裙子，行走之时，随着她腰肢的扭动，花裙子便大幅度地摇曳起来，岂不正可以让人联想起她的书名《我的花裙子》？将自己与自己的小说以这样的方式融合在一起，可真够绝的。

我的出现，惊扰了她。

“我听到了广播。”我申述着此来的缘由。

“是来看我，还是来买我的小说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一直很惦念你。”

“喔，原来是来看我。”她信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《我的花裙子》，打开扉页，写下了“敬赠雷鸣先生”一行娟秀的字。“我的小说就是我，既然是惦念我，那就请读我的小说吧。”

“我要一字一句地读，请相信，我会比当年高考复习时更用心。”得理解她的难处，此时，她身后已经聚集起一大堆等待签名的崇拜者，我必须马上告辞，“请原谅，我打扰了你。”

“不，欢迎你来打扰，”她拉住我的胳膊，“走，到那边坐坐。”

我随她走到书摊前的一张桌子后面，她用手一拢花裙子，坐了下来。

“请坐，”她让着我，同时接过读者手里的小说，低下头，一个一个地签着名。“我的底，你清楚，生活面很窄，阅历也不深。我懂，搞创作得需要生活基础，需要写作功底，可这些我都不具备。如今不是时兴写隐私吗？我想，

我的生活经历还是蛮感人的，实话实说呗。第一部《我的金龟子》，是写我童年和小学的那段生活；第二部《我的护身符》，是写初中。得承认，我没什么水平，只是把女孩子不敢披露的心理秘密都倾泻了出来。也许是我的生活遭遇本来就很典型吧，或者是我比别的女孩子更大胆、更妄为一些吧，反正是社会反响强烈，还形成个较为固定的读者群呢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少男少女们崇拜的‘隐私作家’。有人说，这个名儿不好听，唉，隐私就隐私呗，反正有个作家的头衔就行。”

我趁机指着手里的《我的花裙子》问：“这本小说写的是高中生活？”

“当然，”她连连咂着嘴，一副自我陶醉的模样，“高中三年，写了三百四十八页，生活重心是我和卢大勇相处的时日，纯情世界，朦胧而神秘，醉人得很。”

“第四部小说，该写大学生活啦？”我推算了一下时间，直率地猜着它的内容，“考大学，立志写小说，深恋卢大勇，而后是遭劫、分手？”

“哦？我的构思都让你猜到啦？”她接过一位读者递过来的书，签下个名。“初恋是第一重点，记不清哪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‘初恋是毕生难忘的……’”

“苏联的高尔基，”我提示着她，“出自他的长篇小说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。”

“啊？你的文学造诣不浅呀，”她夸赞了我一句，又低下头继续签名。“我这儿说的‘难忘’，绝不只是指美好的初恋，不幸的初恋更令人难忘，你说对吧？”

“人生坎坷，在所难免。”我宽慰着她。

“要说坎坷，还有败兴的事呢，”她懊悔地摇着头，“惭愧呀，因为一心迷着写小说，专业课没学好，六门不

及格，补考之后还有两门呢，最后，学士学位不但没得着，连本科文凭都没有，闹了个肄业。”

“当作家干吗非得要高学历？”我再次宽慰她，“老舍不也才是中师毕业吗？现如今，不少作家连‘电大’、‘夜大’还没念过呢。”

“你说得在理，”云香深表赞同，“文媚学历还不如我呢，高中毕业，创作业绩也很非凡嘛。”

“文媚？”我颇感兴趣。

“哦？我没对你提起过她？是位小姐，典型的东方姑娘，纤弱、文静，人见人爱，无论男士、女士。”云香抹了把额头的汗珠，眉宇间顿时放出光彩。“我俩是在区文化馆的作家培训班上结识的，志同道合，都醉心于文学创作，与我不同的是她喜欢写诗，现代派、抽象派，诗意朦胧，我很喜欢她的情趣。”

“不幸的初恋、艰难的大学生活，还有与文媚志同道合的交往，将是下一本小说的全部内容？”

“唉，机密，高级机密，得严加保守，对文媚我都没透露。”云香兴奋地抚着我的小臂，“题目已经有了，《我的梦》，我估计，怎么也得写三十万字。”

临别时，云香低声对我说：“卢大勇还在企盼着我、觊觎着我，得知我成了闻名的作家之后，给我写了十多封信呢，我一封也没回。今天上午，他也跑到这儿来了，特地买了一本《我的花裙子》，要我签名……”

“没签？”我猜着。

“干吗那样小心眼儿？我没拒绝，就像对所有读者一样，签了。”

我是没有时间看小说的，特别是那些只供消闲的小说，不过，出于好奇，《我的花裙子》我还是翻看了几页。

从小说中得知，云香的父亲是个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，常年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，先在荷兰呆了两年，后来又转到法国里昂。母亲是个高级营养师，在上海一家全国闻名的医院供职，忙得很，一个月能回北京一次就不错。

云香的生活一直由一个名叫何花的小保姆照顾着。何花比云香小四岁，安徽人，头脑和手脚都很伶俐，文化还不浅呢，说是初中毕业，其实，读报、看书、写字的水平绝不比高中生差。

三

第三次见到云香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，在时代商城门前的停车场上。

“雷鸣先生！”

我刚一下车，便听见远处有女声朝我打招呼。转身看，望见云香站在一辆红色“富康”的门边。接着，驾驶座旁的车门打开，钻出一位小姐。

她俩挽着胳膊，并肩朝我走来。那小姐模样标致，行走姿态如T形台上的模特儿一般。

走到我面前，云香引荐说：“这位就是我向你提到过的文媚小姐。”

“有幸，有幸，”我开着玩笑，“一位隐私作家，一位朦胧诗人。”

“谢谢你的美誉。”

文媚故作娇嗔地一搂云香的肩膀，亲昵得很。

“欢迎到我家来玩。”云香热情地发着邀请。

“盛情之下，不敢不从，日后一定前去拜访。”客套之后，我一指那辆“富康”，冲云香说着打趣的话，“你这车

可真漂亮，一年没见，阔气多啦。”

“唉，我哪有这么大的福气？”云香摆手否认着，“车是文媚小姐的，一次付款，买了还不到一个月呢。”

借着这个话题，云香对文媚大加赞扬，说她的第一部诗集《草叶沉浮》已经译成英文在美国旧金山出版，一面世便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，人们纷纷赞誉她是“中国当代的李清照”。

赞扬完文媚，云香又说起自己的业绩。她告诉我，《我的梦》的初稿已经完成，修改之后就送去出版。她父亲已经为她办好了出国深造的手续，下个月，她就要动身去法国，攻读法文和法国文学。

谈到去法国，云香乐得全身扭动起来，像是在跳“摇摆”。她说，她一直很仰慕法国女作家乔治·桑，打算写一部和《我的一生》相类似的自传体小说，还颇有雄心地说“乔治·桑写了二十卷，云香绝不会是十八卷”。

四

第四次见到云香时，她已经没了气息，仰面倒卧在客厅的大长沙发上，姿态自然，表情安详。

面部明显发绀，口唇、两颊、肌肉均呈樱红色，鼻孔有细小泡沫。屋里依然残存有煤气的呛人气味。无需等待法医鉴定，我已经看出，她是中毒而死。

云香的死是文媚和小保姆何花同时发现的。

何花说：“吃过中午饭，我去了地坛公园。文媚姐姐给我介绍个男朋友，今天是第一次见面。”

文媚说：“那个男孩子是在北京打工的小裁缝，河南人，凭着一身手艺，挣了可观的积蓄，想在北京寻个姑

娘，当然只能找外地的，但是得漂亮、懂事、能吃苦、会挣钱、会家务。他打算成家之后买处商品房，在北京安家落户。”

何花说：“谁想，那男的没来。”

文媚说：“他到河北定县买衣料去了，没能赶回来，面没见成，只好再约时间。”

何花说：“其实，这没什么关系，可是，文媚姐姐总觉得对不起我，就带着我到地坛公园里逛了一阵，还给我买了点心和饮料呢。”

文媚说：“从地坛公园出来，我怕何花在路上耽搁时间太多，误了给云香做饭，就让她搭我的车回来了。”

何花说：“我和文媚姐姐临到门前就闻见了煤气味儿。我掏出钥匙，打开门一看，云香小姐已经人事不知。”

对地坛约会的事我毫无兴趣，最为关心的是时间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到地坛公园的？”

“我是中午1点20分。”文媚说。

“我是1点35分，”何花说，“约定时间是1点半，我迟到了5分钟。”

“离开地坛公园呢？”

“3点40分。”文媚答。

案发之时，她俩都不在现场，看来是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。

我问何花：“你离开的时候，云香在干什么？”

“刚刚睡下。”

“每天她都是这个时候午睡？”

“是的，”何花告诉我，“其实，她是睡不下的，她有失眠症，不管中午还是晚上，都得吃安眠药才能入睡。”

现场勘查，颇有收获。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个茶壶，里

面剩有半壶茶水。旁边有只茶杯，杯里有半杯茶水。

何花告诉我：“这茶杯是云香小姐用的。”

我问：“茶是谁沏的？”

“我。”何花答，“茉莉花茶，五百块钱一斤。”

厨房的料理台上也有一只茶杯，与茶几上的一模一样。透明、干净，似乎是被冲洗过。

“怎么会放在这儿？”何花十分惊异，“我都放在了多用柜的茶盘里呀？”

毫无疑问，何花出门离家之后，又有人进入了云香的房间。

电线和电话线都已经被剪断，显然是他人所为，谋杀的迹象愈加明显。

厨房里的炉台上存有焚烧过的纸灰，垃圾桶里塞满了黑糊糊的灰烬。焚烧的是什么？我想到了云香的手稿。

我问何花：“云香的书稿放在哪儿？”

何花指了指书柜的下层。

我打开柜门看，里面几乎空空如也，只剩下不多的几页纸。

“别的地方还有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她写完就都藏在这里面。”

“干吗要藏？”

“还不是怕人看见？她说了，这是秘密。”

我翻看了她书桌的台历，其中的一张上面，用签字笔写有一段话：“每天傍晚，当弥漫的晚霞渐渐离去，霓虹灯便开始闪烁在喧嚣的街景中。于是，我开始数着街上明亮的街灯，一盏、两盏……我想，每一盏街灯都是孤寂的。”

我察看了她的书架。看来，云香很喜欢玩填英文字母

的猜字游戏，书架上摆了几十本猜字的书，其中一本中，在 tree 一词下面，画了“△△△△”记号。

在房间的墙上发现一个“△△△△”的记号，像是新的划痕。那页台历上，也画有一个“△△△△”。书中的“△△△△”记号和墙上、台历上的并非同一枝笔所画，我怀疑，后两者的是他人故意画的，目的无非是迷惑我们的视线。

“最近，云香小姐的情绪怎样？”

“她失眠症挺严重，就是吃过安眠药睡下，也睡不踏实，总做梦。早晨一起床，两眼还没睁开索呢，她就向我说梦。”

“什么样的梦？”

“总梦见一些和自然景色有关系的东西，比如宝塔、大树、假山，有一回还梦见了石花洞里的石笋呢。”

我猛然想到了“tree”，翻译过来是“树”，莫非它是云香的梦中之物？

尸体运回，进行检验。

台历，所余的文稿，还有垃圾桶里的纸灰，一并带回，进行痕迹检查。

“我真不敢在这儿住了。”何花滴着眼泪，满面惧色。

“帮忙照顾照顾何花？”我求着文媚，在她耳边小声说，“最好是形影不离，千万不能让她出意外。”

文媚连连点头。

我又嘱咐何花：“别离开文媚姐姐，以防意外。”

何花也是连连点头。